

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问题讨论集

(第二集)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问题讨论集

(第二集)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 1/4印张 453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0册

统一书号: 2190·006 定价: 1.45元

目 录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戚复旺 王彦初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14)
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宋秉建 (27)
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	
.....	《人民日报》评论员 (37)
列宁论真理的实践标准	黄桐森 (47)
一切从实际出发	
——学习《反杜林论》的体会	关哲民 (58)
理论必须受实践的检验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几个问题谈起	
.....	张胜才 (67)
善于继承 勇于创新	
——认真学习斯大林同志对待马克思主义	
遗产的正确态度	王君生 (72)
实事求是的典范	
——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王在重 (84)
批林彪的“顶峰”论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96)

理论的权威从何而来?

——批林彪、“四人帮”的“绝对权威”论

..... 金 汶(103)

反马克思主义的骗人经

——评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的“三十字方针”

..... 申涛声(114)

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125)

论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齐振海(133)

真理是过程 杨 洛(148)

坚持实践标准，批判主观标准 张惠慈(159)

要正确理解检验真理的标准 哈尔滨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169)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薛彦生(175)

——也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184)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

.....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193)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

.....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199)

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 薛克诚(208)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王幼殊 刘松阳 黄荫来(223)

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 华 飞(236)

真理是个过程 刘袁远(251)

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 陶德麟(258)

实践标准与理论指导 李秀林 丁叶来 郑杭生(263)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 林永民(279)

真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朱伊倬 沈佩英(290)

恢复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权威 赵 启(297)

关于几种错误的真理标准	蔡 蓬(308)
实践标准与“六条标准”	夏 阳(312)
真理和民主	肖霁父(316)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整顿思想作风	匡亚明(324)
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东方戈(334)
谈谈实践标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杨焕章(351)

实践标准和逻辑证明	何祚麻(366)
逻辑推不出真理	周谷城(369)
逻辑证明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章 沛(371)
逻辑证明与实践证明	朱志凯(376)
逻辑证明与检验真理的标准	姜成林(382)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从字称不守恒的发现说起	何祚麻(393)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吴汝康(399)
从科学史看真理的标准	沈小峰 陈浩元(403)
科学实验是一项独立的社会实践	柳树滋 赵功民(410)
论实践的权威性	

——从哥白尼的“日心说”谈起	葛皓智(418)
----------------------	----------

宗教·理性·实践

——访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	严家其(423)
----------------------------	----------

长江大桥的建设, 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叶长青(448)
-------------------------------	----------

请看老伽利略的意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读书札记	林 章(455)
从人类对惰性元素的认识想到的	方 达(461)

一场实践科学真理的闹剧 夏道行(463)

百家争鸣与科学实践 林京耀(466)

实践和物理学理论的发展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看真理观的斗争

..... 申先甲(482)

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 苏绍智(493)

实践是检验法学理论的唯一标准 郑理文(501)

要高高举，反对假高举

——驳“复旧论”和“降调论”

..... 《人民教育》特约评论员(511)

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茅 盾(528)

西欧近代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的论争 金隆德(535)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真理和真理标准的斗争 唐凯麟(558)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 乐寿明(577)

哲学史上对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探索 曹文经(581)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答读者问） 卜正等(597)

如何理解列宁说过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
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 曹 辉(619)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学习问答（一）

..... 钱瑞钟 张 均(623)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学习问答（二）

..... 钱瑞钟 张 均(632)

一九七八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部分

文章和报导的索引 (640)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

成复旺 王建初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副主席精辟地阐述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批驳了那种认为只能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原话的错误观点，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原则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一切机会主义、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归结起来就是阻挠我们掌握这个武器，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当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人民紧跟党中央，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开始了新的长征。为了实现这个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结二十八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提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方针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我们就会走上邪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我们就不能前进，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誓言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继往开来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

那末，究竟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呢？

毛主席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承认不依赖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世界，以及正确反映这个客观世界的科学真理，而否认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多次指出，马克思并不是神秘的“先哲”，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神圣的教条，而只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得到了证明的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对待自己创立的学说，只要求人们联系实际去研究它、应用它、发展它，并不要求象对待圣经那样迷信它。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歪曲和糟踏马克思主义。因此，无论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来说，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都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而不是当作教条来对待。所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毛主席反复强调并光辉实践了的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要

继承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学习毛主席的伟大实践，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有关指示。

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而不要照搬它的个别词句。毛主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只有一般才能指导个别，只有普遍真理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个别词句并无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做个别字句的奴隶。只有这样学习马克思主义，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学习，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因此，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当作可有可无的词句。考茨基把马克思总结它全部学说得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列宁愤怒地指出，“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620页）同时也要反对把全部词句都当作普遍真理，搞字字照办，句句照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如果列宁对他们的话句句照办，就不会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马列著作中也的确讲过无产阶级革命都是首先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如果毛主席对他们的话句句照办，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现成的灵丹圣药。这是关于如何科学地、正确地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必须“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这就是说，研究问题，指导工作，只能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各种问题的现成答案。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例如，马克思主义指出了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个一般原则，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具体到中国应当怎样夺取政权。毛主席正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原则既然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出发点，也就不能成为检验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标准。在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否正确，难道能从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一般原则中得到证明吗？如果说这条具体道路符合这个一般原则，那末首先夺取中心城市也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一般原则可以大致包括许多特殊规律，但具体到一个特定事物，却只能有一个真理。而究竟哪个是真理，除了通过实践看哪个符合实际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证明的。毛主席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只能”，就是唯一，就是独一无二。

但是，这绝不是说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

导。人的一切行动，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某种理论的指导，不是正确的理论，就是错误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最正确、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它可以指导我们深入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规律。但是，理论归根结底要受实践的检验，并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和发展。离开客观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并不是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否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作用，又要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而出现的那种以查语录代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甚至按照语录剪裁客观事实，这种错误作法实质上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牺牲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第三，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发展的理论，而不能看成一成不变的学说。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段话从根本上，即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思想理论体系，虽然其中有的也有发展的观点，但却都认为是这种发展的终结，因而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被应用于实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主席指出：当人们以关于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的认识为指导，去研究尚未研究过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找出其特殊本质的时候，就是在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所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千百万革命群众实际从事着的共同的事业。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根

据这个理论的精神实质，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一些新的具体结论代替某些已经过时的个别结论。这个意思，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讲过，只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才是修正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如果不看人家的意见是否正确，不管是不是违背基本原则，不把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区别开来，只要听到一点原来本本中没有的东西，或同原来的本本不同的东西，就认为是离经叛道，这是窒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林彪把毛泽东思想举到“顶峰”，似乎是举得最高最高了，但是这种“高举”正如把一棵大树连根拔起，举到高空，使它离开土壤一样，实质上是扼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朽生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毛主席的榜样。毛主席具有极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不仅创造性地解决了马恩列斯所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里的无产阶级怎样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这个伟大学说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当前，无论国际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存在着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勇敢地面对现实，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

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回顾毛主席的伟大实践，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我们党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因而也可以说，就是在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历史。而在这个斗争中，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就是毛主席。他在我党从建党开始，就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对待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努力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致力于适应具体革命实践需要的新理论的创造而不是一切固守既定办法。坚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不可能不经过斗争的，而在一个科学文化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一个有许多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组成的党里，这种斗争就更加艰巨。毛主席的正确态度，不仅受到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反对，也往往不能一下子就为一些同志所接受。但是在用反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潮流面前，毛主席总是临难不惧，砥柱中流，既坚持原则又耐心细致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教育全党。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上，团结了全党同志，赢得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辉煌胜利。

二

这些年来，毛主席培育的我们党的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空前严重的破坏。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极端愚蠢又极端狂妄的主观唯

心主义者。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意志，根本否认有什么客观规律。他们只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用，不知道什么叫客观真理。因而对任何事物都谈不到科学态度。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决定了他们蔑视一切科学，而他们的阶级本性又决定了他们特别仇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但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使他们同马克思主义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既要反对它，又要“颂扬”它。反对，固然出于他们的本能；而“颂扬”，也只能以他们特有的那种唯心主义的方式。反对，表现为用实用主义手法肆意歪曲和篡改；“颂扬”，则表现为虚伪地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宗教。所以，林彪、“四人帮”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分出现，就使马克思主义从两方面遭到了野蛮的践踏。

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占据了政治舞台的显要位置之后，立即同台演出了一幕名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反革命丑剧。他们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神秘的“先哲”，声称“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封为神圣的教条，叫嚷“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们还仿照中世纪敬神拜佛的礼节，炮制了一套繁缛怪诞的宗教仪式，如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之类，向马克思主义“祈祷”。但是在他们合手祈祷的时候，屁股后面却装着那份颠覆我国马克思主义领导的“571工程”纪要。“四人帮”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们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别有用心地在毛主席的片言只语上“狠下功夫”。他们抓住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几个字，从根本上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疯狂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把我国的

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抓住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他们歪曲利用“政治是统帅”等几句话，全面对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上，鼓吹思维至上、精神万能，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特别是权力决定论；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天才论”，等等。总之，凡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都被他们在突出这几个词句的时候抛掉了。后来，这些借用来的词句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了，便进而伪造革命导师的词句。其中喊得最响的，这是一时几乎覆盖了报纸版面的六个字：“按既定方针办”，引号外再加两个字：永远。他们就以这句伪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演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的“最后一幕”。

丑剧演完了。那末林彪、“四人帮”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毛主席说过：“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用毛主席分析一般修正主义者的这段话对照林彪、“四人帮”，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具有一切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本质，就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但是，他们又有同一般修正主义者回然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是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而是在那里拼命攻击“修正主义”，他们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谬论都是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旗号下出笼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同样是修正主义，只不过往

往又带有类似教条主义的某些特征罢了。我们只有既看到林彪、“四人帮”同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才能贯彻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指示，“彻底揭露‘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林彪、“四人帮”所以会具有这样的特征，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的。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不仅地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也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林彪、“四人帮”的言论和行动都表明，作为中国反动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作为追求无限权势的个人野心家，他们正是这种封建性的贪婪的继承者。他们要复辟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梦寐以求的，不是一般的最高领导，而是人间的神——皇帝。林彪要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法西斯王朝，“四人帮”要建立以江青为女皇的封建法西斯王朝。正如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他们不但要向社会主义革命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民主革命反攻倒算”。而唯心史观和宗教迷信之类的反动意识，正是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变相地宣扬这种反动意识，既是他们封建主义劣根性的必然反映，又是为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制造舆论。

林彪、“四人帮”这种带有类似教条主义某些特征的修正主义者，所以能够蒙蔽一些人，又是同我国封建意识的影响尚未肃清分不开的。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特别长久，因而封建意识的影响特别深广的国家。封建意识的一个主要点就是迷信。这种封建意识的影响，阻碍着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主席从前指出过的那种以为